

中华茶文化寻踪



白龍茶



黃金桂



丁香花茶



龍井



祁門紅茶



碧蘿春



茉莉花茶



綠牡丹



玉山小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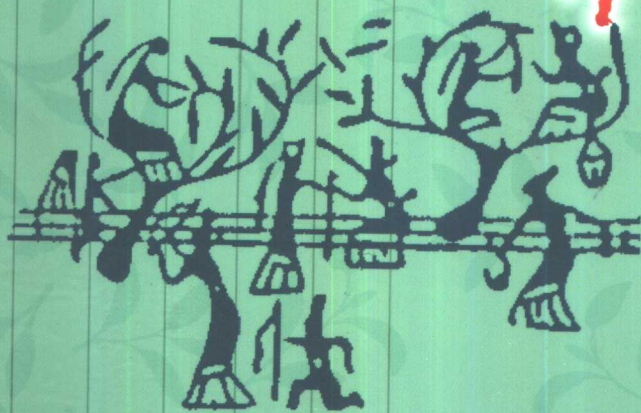
綠青茶



三葉甘茶



大紅袍



中国城市出版社

陈琤 吕国利 著

中华茶文化寻踪

陈 琿 吕国利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茶文化寻踪/陈琤,吕国利著.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6

ISBN 7-5074-1227-X

I. 中... II. ①陈... ②吕... III. 茶-文化-中国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624 号

责任编辑	赵建华
美术编辑	孙岩
责任设计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84275833 传真 84278264
电子邮箱	cncity @peoplespace. net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4 千字 插页 8 印张 12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21.6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浙江会稽若耶茶山

陈 琿 1998 年 摄

云南澜沧景迈山古茶林

吕国利 1999 年 摄





杭州西湖老龙井寺旁的十八棵御茶

陈晖 1998年 摄

清代江苏洞庭碧螺春贡茶

故宫博物院藏





江苏周庄的阿婆茶
基诺族的凉拌茶菜

陈琨 1998 年 摄

畔文 1988 年 摄





佤族土罐苦茶

吕国利 1999 年 摄



傣族竹筒茶

畔 文 1988 年 摄





正在喝“龙虎斗”（热茶冲白酒）的纳西族人
在柴房里喝茶的德昂族老人

畔文 1988 年 摄
吕国利 1999 年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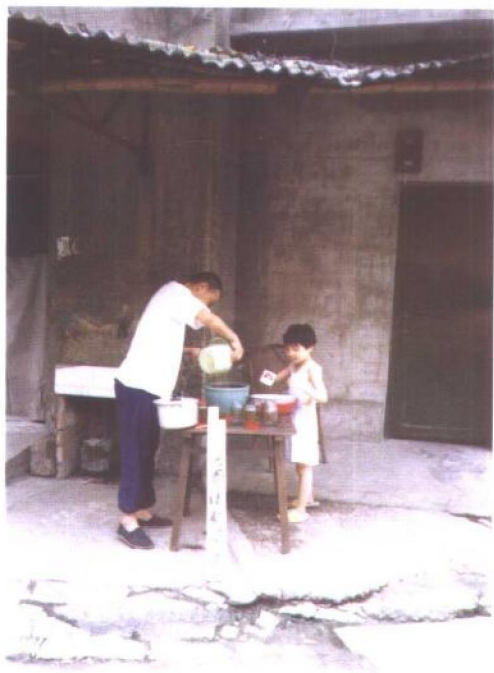
德昂族姑娘跳起《采茶舞》

吕国利 1999年 摄

湖南的“擂茶”表演

陈 琿 1989年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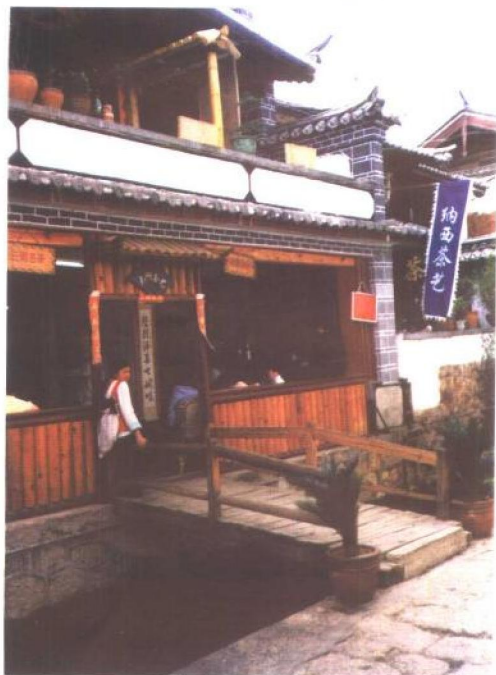


④ 浙江杭州老街上的施茶

陈 璋 1999年 摄

④ 云南丽江的茶艺馆

吕国利 1999年 摄





北京的大碗茶

陈晖 1989 年 摄



《下午茶》(1880)

(美) 玛丽·卡萨特作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古老的茶文化(代序)

用一种树的叶子烹煮或冲泡出的汤液,似乎那么无缘由地就获得了人们的青睐,然而,它确是清新高洁、甘馨宜人的。

如果你曾亲闻过长在深山高岭上的茶树芽叶那透心入髓的幽芳之气,亲品过经精心采制再用鲜活的山泉烹煮的茶汤那令人怡然神清的鲜馥灵味,那么,你一定会对茶发出由衷的赞叹。在中国,历代文人艺术家喜爱茶赞美茶的真是太多了。公元3世纪,文学家张载在《登成都楼》诗中赞曰:“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他是说茶在当时人们常饮的六种饮料中居于首位。晋代另一位文学家杜育在《荈赋》中赞曰:“焕如积雪,煜若春敷。”是说煮沸时的茶汤“亮如雪沫,灿若春色”。唐代,李白在茶诗中写道:“银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茶圣陆羽称赞茶汤为“珍鲜馥烈”。刘禹锡则赞叹曰:“木兰坠露香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卢仝的茶诗,更是将饮茶的感受抒发得淋漓尽致:“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五代后晋人郑遨,入少室山(嵩山)做了道士,不再追求名利,皇帝封他高官,他也不为所动,他倾心的是采茶、烹茶,在一首茶诗中他吟道:“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宋徽宗赵佶,不但能诗善画,还是位品茶专家和茶艺高手,他称赞“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



不仅只有文人墨客、达官贵族,在民间和老百姓中间,在亲自参与茶的采制劳作的茶农那里,茶获得了朴素而真诚的赞美。江南茶区就有这样一则赞美茶的小茶谜:“生在山里,死在锅里,葬在罐里,活在杯里。”语言朴实,却透着深刻。

自宋代开始,中国的茶叶和茶具大量运销到世界各国。17世纪,在欧洲的英国,饮茶已被视为上流社会的标志。茶,激荡起诗人们敏感的心,他们写下一行行热情澎湃的茶诗。1663年,埃德蒙·沃勒在《饮茶皇后》一诗中赞道:“月亮、桂花是美的,可怎能与茶相比啊!”1700年,诗人内厄姆·塔特称茶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1725年,诗人卡洛斯·邱吉尔写道:“生命在哪里?它在茶中。”1786年,诗人珀西·谢利喜爱茶到了疯狂的程度,他写道:“就让我痛饮吧,让我成为殉茶的第一人!”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称茶是“中国的泪水”,他在一首诗中深情地吟道:“我感动了,为你,中国的泪水——绿茶女神!”诗人弗朗西斯·索尔塔兹在茶诗《瓶与壶》中赞道:“美而神奇的茶叶啊,你生在东方的伊甸园吧?山野中的芳馨啊,你散发自东方的中国!”

就是这么一片小小的叶子,居然赢得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人的钟爱和赞美,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原因就在于:茶,乃是历经万载发展演变而留下来的有益于人类健康的美妙饮料。如今,从东方到西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到处都可以看到热衷于饮茶的人们。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不饮茶的国家,也没有不饮茶的民族了。饮茶文化由中国传播至世界各地,这是足以让中国人引以为自



豪的。19 世纪末,美国作家约瑟夫·沃尔什在《茶的历史与奥妙》一书中这样说:“‘茶’与‘中华’虽是不同的两个词,但意思相同,毫无疑问,中国是‘茶的祖国’。”更有人这样说:“每当尝一口芬芳的清茶时,就好象在品中华文化。”

茶,源自中国,这当然毫无疑义。然而就是这个早已为许多事实所证明的定论,却曾在国际上引起过一场不小的争论,那就是从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间在国际上发生的“茶树原产地”之争。这一持续了近 200 年的争论,目前在国际上已基本停止,在古今中外大量的茶记载及实物证据面前,有谁还能否认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呢?倒是在中国,“茶树究竟起源于中国何地”的研究与争议仍然在进行着。

有意思的是,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认定“茶树原产地”的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否最古老的野生大茶树存在。然而在中国,有野生古茶树资源分布的地区非常多,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一直到黄河流域,都存在拥有着野生古茶树资源的地区,这些地区便似乎都有可能是茶树的原产地。于是,就有了云贵高原说、云南思茅说、川西名山说、湘西说等等观点。此外还有根据志书和传说中的古茶树记载,推测渝鄂交界一带是茶树的起源地。1986 年前后,曾在浙江发现了地质年代为第三纪的山茶叶化石,这便使浙江也有了茶树原产地的证据。1988 年,在贵州普安、晴隆两县的交界处,发现了一颗四球体茶籽化石,地质年代为晚第三纪至第四纪某个时期,有人因此又认为茶树可能起源于这一带。而最近几年,由于云南西双版纳地区陆续发现大片的古茶林以及树龄达千年以上乃至 2700 年的古老大茶树,人们便又把茶树原产地认定在西双版纳一带。



其实,仅就有无最古老的野生大茶树为主要依据来判断何处为“茶树原产地”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知道,地球上曾发生过多次大小不一的冰川期和造山运动,故在我国,很多地区都因遭到过冰川期袭击而使原来存在的植物种源被毁灭,而另一些地区则因未遭受冰川期袭击,如云南等地,这些地方的植物种源就保存了下来。显然,今天某些地区所拥有的野生古茶树种源,并不等于过去别处都没有过,要以此为据来证明该地就是茶树的起源地,未免有以偏概全之虞。比如贵州发现的那颗茶籽化石,已是一种较晚的进化种,而不是最原始品种。事实上,直到第三纪中新世(1200万年前)时,江浙闽赣一带,常绿植物的种类和分布要比云贵地区丰富得多。可见仅凭一些零碎的不完整资料孤立地来判断茶树的起源地是很不科学的。

此外,茶树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植物,它属于植物界进化最高级的类群——被子植物中的一类。被子植物即“有花植物”,是当今植物界最繁盛的类群,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关系十分密切。1996年底,在辽宁北票地区发现了地质年代属中生代晚侏罗纪时的被子植物化石——辽宁古果化石,从而将被子植物的起源由以往的早白垩纪推前到1.45亿年前的晚侏罗纪,同时还验证了“被子植物可能起源于亚洲东部”这一新的认识。晚白垩纪时,被子植物种类已超过了裸子植物。至少在12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的第三纪上新世,茶的本科植物山茶已经出现,但到了第三纪末与第四纪初,造山运动剧烈,气候大幅度降温,使第三纪植物区系受到深刻影响,尤其是分布变化极大。第四纪更新世时,冰期和间冰期多次交替出现,造成植物大规模迁移。当迁



移前方遇到不能逾越的障碍(高山、海峡等),或生态条件(包括生物竞争条件)使得该种植物无法适应时,迁移就根本不能进行,或只得半途而废;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原有植物在新环境中能够逐渐适应,或转化为新生态型(变种),参加当地新的区系组成。茶树品种显然存在后一种情形,故江浙一带为小叶种而云南等地为大叶种。有人因而提出茶树二源说,这是显然错误的。

其实,茶之为茶,乃在于茶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美好的文化。故而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喜爱它赞美它关注它,热情地去探究它的起源。这与其说是对茶的植物性感兴趣,不如说更多的是为茶的文化性所吸引。如若忽略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很容易地就会迷失在茶树起源地的追寻之中而忘却了茶之文化的起源。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文化之茶”与“植物之茶”的不同概念及其区别。

从茶文化的角度出发,追溯茶的源头,不应是追寻茶树的起源,而应该是追踪茶的文化起源,也即“文化之茶”的源头了。要问的是:吃茶,是怎样开始的?只有将寻找茶树种源的目光转向探寻最早的“茶人”,以茶的文化性为方向而不是茶的植物性为目标,方能解开古老的中华茶文化的奥秘,揭示出茶文化的丰富内涵。

我们可以从流传在各民族中的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和创世古歌中,探访到茶文化的古老源头。流传在湘西茶区的《苗族古歌》,其首篇《造天地》中有这样一段唱词:

在那茫茫太初,支天用的梓槁树,撑地用的五木,支天天摇晃,撑地地摇晃……天塌下来了,砸死了哪一个?砸死了有婆婆。把她埋在哪里?埋在靠河的地方。她伸腿就碰



着茶园，六个山头都给她蹬坏了……

这样一个苍茫遥远的茶的源头，出现在人类初建家园时，是多么不可思议呢！而在这以传唱形式保留下来的古老史诗中的太初时代，茶园已经出现，并且与“六个山头”紧密相连。这“六个山头”分明就是这支苗民记忆中“最早的家园”，是他们“开天辟地”创建出来的最初的定居地。因此，在传说中的当时，地质状况是那么不稳定，在天摇地动中，这些初民们“要有七次收拾锅瓢扛起甑子往外跳”，深深刻下第四纪造山运动时期的印痕。而那时，“茶”，已经与他们生死相伴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民族的古老起源传说中，普遍存在着对茶的记忆与追述，如白族古歌《人类起源》中：“观音留下两姐妹……请谁煨茶，请家雀煨茶……”保存了对“茶”的记忆。而阿昌族人世代传唱的祖先古歌《遮帕麻和遮米玛》中，则记述了哈尼族人上山种“茶”的情景：“老五……以牛为姓是哈尼，向阳山坡去种茶……”

这么多民族众口一词地在人类的初始生活追溯中提到茶，正说明茶确实是十分古老的，否则又如何解释呢？其实，这些虽然只是口头传说，而非信史，但却包含着历史远影，是人类无文字时代口耳相传的历史，它以原始思维为特征，以曲折的形式反映着真实。

事实的真相应该是：原始时代的“茶”并非是我们以今天的概念所认定的茶。茶，这一称呼，最初也并非是指所有的植物乃至食物。证据是直到今天，茶风浓郁的南方大地上依然保留着很多这方面的残遗称呼。例如在不少地方，人们仍习惯将许多树叶、草、水果、乃至糕点